



秦婦吟研究彙錄

顏廷亮 趙以武 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鄭學勤
封面設計 何 暘

《秦婦吟》研究彙錄

顏廷亮 趙以武 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華書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11.625 圖47 字數204,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7-5325-0334-8

I·161 定價: 6.25 元

前 言

韋莊的《秦婦吟》是一篇失傳甚久的唐代長詩，由于敦煌遺書的發現，這首長詩方得重新與世人見面，我國最早見到敦煌遺書中這首長詩寫卷者為王國維。他在檢讀日本狩野直喜于一九一二年歐游時所錄斯坦因部分盜卷時，見到其中的《秦婦吟》寫卷錄文。此錄文所據之原卷前後均已殘闕，沒有篇題及撰人姓名。王國維依據殘存部分進行考辨，據殘存部分中“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兩句，判定錄文所據之原卷為韋莊的《秦婦吟》寫卷，并寫有跋文。一九二〇年，他在所撰《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期）中，將寫卷殘存之文字公布于世，從而使讀者得見《秦婦吟》之部分原文。

從那時候以來，六十多年間，對《秦婦吟》進行校勘注釋者固然較多，對之進行分析評論者亦不為少。據約略統計，除臺、港地區外，在國內發表的專門的研究著作，至少也有三十餘篇（部），其總字數至少也在四十萬左右。單獨的一篇詩作，而有篇（部）數和字數如此之多的專門的研究著作，這在敦煌詩歌研究中固屬少有，在整個我國古代詩歌研究中也只有《離騷》、《長恨歌》等不多的幾篇可以與之相比。從校注的水平和評論的正誤來講，雖然各家不一，情況較為複雜，而取得的成績却是顯著的。為了促進《秦婦吟》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我們

編集了這部《〈秦婦吟〉研究彙錄》，并借其出版的機會，初步回顧一下歷史，分析一下現狀，既總結《秦婦吟》研究六十多年間的發展，也弄清《秦婦吟》研究目前已達到的水平和還存在的問題，供有興趣的同志參攷。

敦煌遺書中的《秦婦吟》寫卷，據現所知，共有十個，即：（一）S. 0692，前殘，卷末題“貞明五年己卯歲四月十一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學仕郎安友盛寫訖”；（二）S. 5476，前後均殘；（三）S. 5477，前殘，末尾兩句作“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歌獻相公意”；（四）S. 5834，系一殘片；（五）P. 2700，後殘；（六）P. 3381，卷末題“天復五年乙丑歲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學仕張龜寫”；（七）P. 3780，卷末題“顯德二（四）年丁巳歲二月十七日就家學仕郎馬富德書記”，又題“大周顯德四年二月十九日學士童兒馬富德書記”；（八）P. 3910，前半卷所抄係《茶酒論》和《皇帝感》，卷末題“癸未年二月六日淨土寺彌趙員住左手書”^①；（九）P. 3953，前後均殘；（十）李盛鐸原藏本，未見。其中，S. 5834 和 P. 2700 原為一卷^②。故敦煌遺書中的《秦婦吟》寫卷，實際上共有九個。《秦婦吟》寫卷在地處西陲的敦煌地區留存于今者達九個之多，說明當時它的流傳是相當廣泛的。然而，由于“公卿垂訝”，韋莊自禁，風行一時的這篇唐代長詩，竟失傳幾近千年。因此，當其隨着敦煌遺書的發現而重新面世之後，最緊要的就是將其刊布出來。

在王國維發表《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據狩野直喜錄文將《秦婦吟》的部分文字公布于世之前，羅振玉一九〇九年在其所撰《莫高石室秘錄》（《東方雜誌》第六卷第十一、十二期）中曾經記及《秦婦吟》寫卷。然而，羅振玉看來

并未看到寫卷或寫卷之錄文，因為他在敍及時將《秦婦吟》誤為《秦人吟》了。因此，他當時自然是不能刊布《秦婦吟》原詩的。但第一個全文刊布原詩的，仍是羅振玉。他以伯希和所寄張龜、安友盛兩個寫卷錄文互校後，于一九二四年將《秦婦吟》全文印入《敦煌零拾》；同時，王國維不僅在一九二〇年據狩野直喜錄文將《秦婦吟》的部分文字公布于世，而且在一九二四年也據伯希和所寄《秦婦吟》兩寫卷錄文及狩野直喜逐錄之本，略事校勘，寫成《韋莊的〈秦婦吟〉》發表（《北大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這是《秦婦吟》全詩的頭兩個校刊本。

隨着《秦婦吟》全篇的公布，對該詩的研究工作逐步開展起來。一直到全國解放時為止，校勘注釋著作一再見諸報刊。其中較重要者為：王國維為《秦婦吟》所寫的第二個跋文（《觀堂集林》卷二一）；羅振玉自印本《敦煌零拾》所收《秦婦吟》之跋文；郝立權一九三一年所撰《韋莊〈秦婦吟〉箋》（《齊大月刊》第二卷第二期）；黃仲琴一九三三年所撰《〈秦婦吟〉補注》（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周雲青一九三四年所撰《〈秦婦吟〉箋注》（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出版）；陳寅恪一九三六年所撰《讀〈秦婦吟〉》（《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四期），一九四〇年于前文前加天復五年張龜寫本後改題《韋莊〈秦婦吟〉校箋》；馮友蘭一九四一年所撰《讀〈秦婦吟〉校箋》（《國文月刊》第五期）；徐嘉瑞一九四四年所撰《〈秦婦吟〉本事》（《國文月刊》第二十七期）；劉脩業一九三五年撰就、一九四七年發表的《〈秦婦吟〉校勘續記》（《學原》第一卷第七期）。另外，英國小翟理斯發表于一九二六年的《〈秦婦吟〉之考證與校釋》，由張蔭麟譯為中文後，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出刊的《燕京學報》第一期。小翟理斯此文，在我國《秦婦吟》研究

的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是我們應當給予注意的^③。

所有這些著作，雖然仍給我們留下了一些需要繼續加以研究的問題，但是都作了很有意義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績是很顯著的。首先，正是由于有了這些著述，失傳甚久的《秦婦吟》的面目，方得為我國學界和讀者所知。其次，正是由于有了這些著述，我們才有了比較接近原貌的《秦婦吟》校本。第三，正是由于有了這些著述，不僅閱讀中的一些難詞疑語基本上得到解決，而且和《秦婦吟》有關的一些史實也大體上弄清，從而也就為進一步的研究打好了基礎。

全國解放以前，《秦婦吟》研究，總的來說還處于校勘注釋階段。校勘注釋很有成績，而分析論述無可觀者。這種狀況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才得到改變的。

新中國成立以後，《秦婦吟》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三十五年來，校勘和注釋仍在繼續進行。比如，陳寅恪一九五〇年就發表了《〈秦婦吟〉校箋舊稿補正》（《嶺南學報》第十二卷第二期）；王重民一九六三年就發表了收有《秦婦吟》校本的《補〈全唐詩〉》（《中華文史論叢》第三輯）；黃廣生一九七九年就寫有《韋莊自禁〈秦婦吟〉原因再析》（《吉林大學學報》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俞平伯一九八一年就發表了《讀陳寅恪〈秦婦吟校箋〉》（《文史》第十三輯）；馬茂元、劉初棠一九八三年就出版了《秦婦吟》注本（《中華活頁文選》）；柴劍虹一九八三年就發表了《〈秦婦吟〉敦煌寫本的新發現》（《光明日報》一九八三年六月七日）。這些校勘和注釋著作，在解放前已經取得的成績的基礎上，多少又有所前進。比如，關於韋莊晚年深諱已作的原因，早在全國解放以前，陳寅恪就已懷疑孫光憲《北夢瑣

言》的說法，而提出秦婦遭遇之描寫觸涉蜀主王建宮闈這一頗有道理的新見解。俞平伯《讀陳寅恪〈秦婦吟校箋〉》于陳寅恪的見解，在講了“其說佳矣”之後，又說“然猶未盡也”；他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是《秦婦吟》對官軍屠殺生民之類的描寫，使當日躬其事者如王建之流不能不汗顏，而韋莊晚年恰好又身事王建。應當說，這一看法確實較陳寅恪之說更切中要害一些。又如，關於“旋教魘鬼傍鄉村，誅剝生靈過朝夕”兩句中的“魘鬼”，陳寅恪當年箋作“魔鬼”，俞平伯《讀陳寅恪〈秦婦吟校箋〉》自注則以為陳箋恐非，而認為“‘魘’字亦誤，蓋是‘野’之音訛。疑當作‘野鬼’，對山神而言”。應當說，俞平伯的說法較之陳寅恪的看法，是更為確當的。

然而，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三十五年來的《秦婦吟》研究中，分析評論是大大地增多了。除了向迪琮《〈韋莊集〉後記》（《韋莊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郭沫若《就目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答〈人民文學〉編者問》（《人民文學》一九五九年第一期）、王士菁《唐代詩歌》（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以及張錫厚《敦煌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張錫厚《敦煌文學的歷史貢獻》（《文學評論叢刊》第九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等均有分析評論外，就現在所知，這些年中發表的專門的分析評論文章，主要的就有：李讓白、安克環《試談〈秦婦吟〉》（《光明日報》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六日），李憲昭《也談〈秦婦吟〉》（《光明日報》一九六〇年二月七日），王水照《關於韋莊〈秦婦吟〉評價的兩個問題》（《古典文學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宋遂良《話說〈秦婦吟〉》（《讀書》一九八一年第五期），高平《〈秦婦吟〉的現實主

義成就》(《陽關》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張錫厚《淺談敦煌寫本〈秦婦吟〉》(《唐代文學叢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傅生文《略論韋莊詩的思想意義》(《文學遺產增刊》十六輯,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此外, 一些中國文學史教科書, 如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也都對《秦婦吟》有或詳或略的分析評論。總之, 《秦婦吟》研究中分析評論十分薄弱的階段過去了, 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分析評論大大加強了新階段。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 建國三十五年來的《秦婦吟》研究, 不僅分析評論大大加強了, 而且研究者們在分析評論時大都注意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 因而分析評論的科學性也就大大地提高了。上面提到的李憲昭《也談〈秦婦吟〉》、兩部《中國文學史》和王水照《關於韋莊〈秦婦吟〉評價的兩個問題》, 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分析評論, 從而表現出較強的科學性的例子。兩部文學史關於《秦婦吟》的分析評論, 文字均不多, 但是都既明確地指出和批評了《秦婦吟》反對農民起義的反動的政治傾向, 又注意到了文學作品因形象地反映生活而往往會有的思想內容上的複雜情況, 還都充分注意到了《秦婦吟》在藝術上的可取之處。王水照的文章則批評了《秦婦吟》研究中的兩個帶有原則性的錯誤觀點, 即將《秦婦吟》稱為“詩史”并把韋莊與杜甫相提并論的觀點, 和把《秦婦吟》反對農民起義的政治傾向說成是一種“無法超越的局限性”的觀點, 其論述是頗有說服力量的。此外, 還有些同志在分析評論《秦婦吟》的時候, 也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方面作了可喜的努力。正由于此, 今天的廣大讀者對《秦婦吟》的思想和藝術就

能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而今天的作家對從《秦婦吟》中應當吸取什麼經驗教訓，也能有比較清醒的看法。這是三十五年來我們的《秦婦吟》研究所取得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重要成績。

當然，不應當忘記，三十五年來的《秦婦吟》研究，是經歷曲折的。總的說來，六十年代初期以前的十多年間，《秦婦吟》研究是開展得比較正常的。那時候雖然已經出現了“左”的思潮的影響，但是影響尚不十分顯著。到了大動亂的十年中，“左”的思潮的影響就極為嚴重了。那時候幾乎所有古典文學作品都被斥為“毒草”，基本政治傾向反動的《秦婦吟》自然更難免被一棍子打殺的厄運。事實上，整整十年間，沒有任何人寫過關於《秦婦吟》的文章，更不用說實事求是的分析評價文章了。粉碎了“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秦婦吟》研究，雖然還存在着這樣那樣一些問題，但是主導的方面是健康的，成績也是比較顯著的。王水照的頗有說服力的《關於韋莊〈秦婦吟〉評價的兩個問題》，柴劍虹的確證 S. 5834 和 P. 2700 原為一卷的《〈秦婦吟〉敦煌寫卷的新發現》，就是這幾年中出現的。這就表明。在經歷了十年動亂之後，《秦婦吟》研究重又走到正路上來了；從新中國成立開始的《秦婦吟》研究的新階段，是能夠和正在繼續的。

這本《〈秦婦吟〉研究彙錄》，原是我們所在的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計劃編集的數本敦煌文學研究資料中的一本。還在一九八二年的下半年，我和趙以武同志就已着手蒐集資料，開始編集了。經過近兩年多時間的工作，到去年年底，總算大體完成了任務。當此之際，想就編集中的幾個問

題，簡要加以說明。

一、本書所收錄的，是六十多年來在國內（臺、港地區除外）發表或出版的部分研究論著。考慮到解放前的論著，有不少現已不易覓讀，故酌情多選。校勘注釋類論著，各家互有異同，爲便于參閱，基本上均予選錄。書末附錄清人吳任臣《十國春秋》中的《韋莊傳》和我們所編《〈秦婦吟〉研究論著選目》，以便研究者進一步研討時查找。

二、本書所錄語文，依其類別，大致分爲兩個部分，即校勘注釋類和分析評論類。每一部分中的編次，原則上依據發表或出版時間之先後而略有變通。同一文章而數改數刊者，酌選其一，並按首次刊發的時間編排。

三、許多論著當初發表或出版時，排印上時有訛漏。比如，張蔭麟譯小翟理斯文中，“一九二三七月”，顯然漏一“年”字；“美國皇家亞洲學會”，顯系“英國皇家亞洲學會”之訛；“韋莊字端已”，“已”字當作“己”字。又如，郝立權《韋莊〈秦婦吟〉箋》中，“北鄰諸父咸相湊”、“女伴閨中潛失喜”、“黃巢機上封人肉”等句，當系“北鄰諸婦咸相湊”、“女伴閨中潛失喜”、“黃巢機上封人肉”之誤排。諸如此類，凡可以明確辨定係排印之訛漏者，本書均予補正，除個別者外均不注明。又，一些論著的標點符號使用，多有不够規範之處，本書部分地予以更正。解放前的一些論著，或用的是舊式標點，或干脆不用標點；本書收錄時，于前者一律改爲新式標點，于後者除屬校定本外酌加標點。

四、本書所收論著中，有的原有附錄。比如，張蔭麟譯小翟理斯文，原附有《唐代長安城圖》；柴劍虹《〈秦婦吟〉敦煌寫卷的新發現》，原附有 S. 5834 卷之照片；王國維《韋莊的〈秦

婦吟》》，原有王氏所寫二跋文與《秦婦吟》校本并行排印；徐嘉瑞《〈秦婦吟〉本事》，原附有《韋莊的生平及其作風》。現由于某種原因，于其中一些捨而不錄，並說明其原因于各該文之末。

五、本書在編集過程中，曾得到不少單位、不少同志的支持和幫助：北京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敦煌文物研究所等單位，分別爲我們提供了不少資料；李永寧、陳人之、張鳴勛、周丕顯等同志，給了我們以大力協助；劉脩業先生更給了我們以具體指導，又承啓元白（功）先生賜予題簽，上海古籍出版社爲本書的出版，作了辛勤的努力。在此，我們謹表示衷心的感謝。

顏廷亮

一九八五年三月于蘭州

-
- ①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中“左手”作“右手”，疑誤。
 - ② 請參看柴劍虹《〈秦婦吟〉敦煌寫卷的新發現》（見本書）。
 - ③ 小翟理斯此文，另有明石鈔譯文，題爲《韋莊〈秦婦吟〉嘉爾司寫定本》（見一九二七年出刊的《一般》二卷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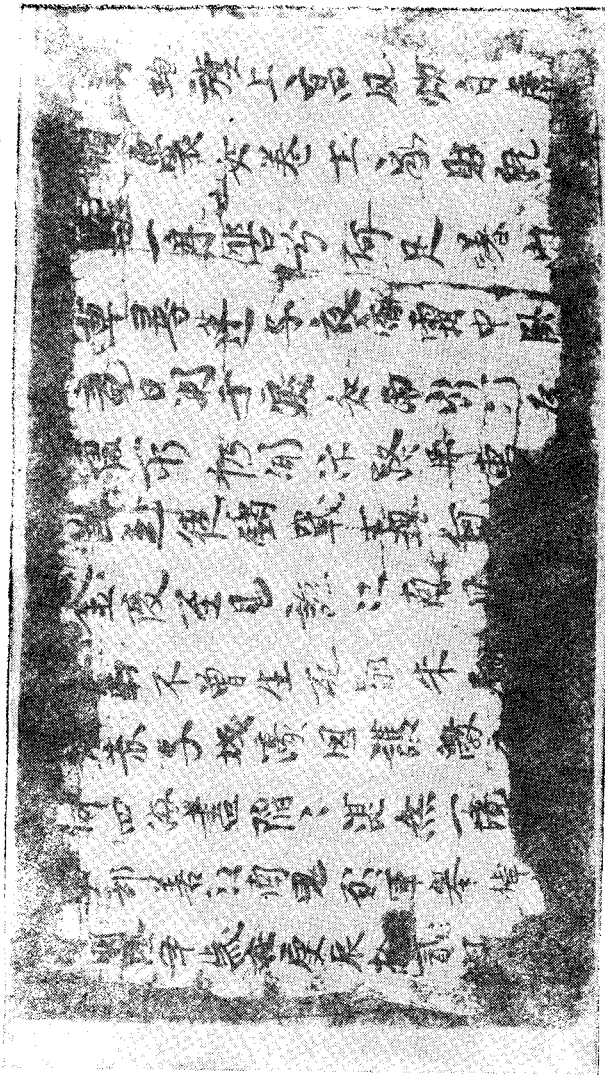
前 編

秦第

右和 永新

中和元年三月春正月外苑燈臺東二司比獸
絕綠楊梢：香雲成條不見半一欄同錄
陰下題外側寫夜歸所系指條又定八
前信開史郎所處來會順郊莊服先週還
以新行之夜亂原幹何勝三三小殿
依飾記得春中事君能為妾解金鞍妾
傳云正前年愛子將月五正照雲龍故題
屋見雲錦綉抗蜀閑凭雅爾浦不語勿會門
一燈臺已見金街中在王教長之不出車不
朝王郎來尚設是時西面官軍不擬同月開
先教急管三僧野自出塔寺舊年未及消
王父未年王下題所一似解直三教寺主

圖三 值二七〇〇(三)



圖五 斯五八三四